

# 抽象社会中的现代性体验困境及其出路<sup>\*</sup>

黄 剑

(湛江师范学院 法政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48)

**摘 要:**社会的理性化、抽象化一方面带来了社会运作的规范和高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和个体之间疏离和对立的关系。这种非正常关系往往把社会个体置于归属感淡化和生活意义空洞化的现代性体验困境之中。加强共同体建设、生活世界的重建、沟通理性和生活政治的推行将有助于缓解个体在现代性体验方面的困境。

**关键词:**抽象社会;现代性体验;困境;缓解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0)04-0028-04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09ZR0110)

**作者简介:**黄 剑(1975-),男,江西信丰人,博士,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讲师。

## 一、抽象社会及其与个体的关系

市场化、理性化、科技化、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把人类社会变成一种“抽象社会”,标准化、功能化的抽象系统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抽象社会的特征首先表现为程序化,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互动过程的进行是借助某种程式化和类型化的做法,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科层制和现代市场交易中。其次表现为非人格化,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互动过程涉及的机制、知识或观念,都与个人的具体特征或人际的具体关系无关。而且更进一步说,这些机制赖以运作的基础正是对人格关系的克服。<sup>[1](P2)</sup>现代社会的抽象性主要体现为工具理性的扩张上,社会已经被统一在理性化的本质之中了。技术理性与商业逻辑相互贯通,已经全面地渗入了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关系中,按照可量度、可通约、可计算、可预测的严格程序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改造、控制和管理,这个过程带来了规范和高效。

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人际互动和社会关系被抽象系统所统摄,他所谓的“抽象系统”包括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无论是符号系统还是专家系统,它们的共同作用就是使社会成员可以摆脱对具体生活场景的依赖,转而依托于统一的、可通约的抽象符号或知识。抽象系统让人们的活动不必受“在场”的制约,不必像前现代社会那样必须通过在场

来把握事物或人,这就造成了时空的扩展与分离。时间的标准化、量化,使之不再与具体的事件和特定的空间相对应,于是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对人们的活动进行规范化的调度和控制成为可能。社会关系可以从特定的地方性场景中抽取出来,被重新分割和联结,这便是吉登斯所谓的社会结构的“抽离化”机制。人们的生活体验由此发生了巨大改变,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从个人及地方性的经验中脱离,被符号化和制度化,并成为专家系统的专门知识领域,人们的生活指南由依靠习俗转变为对那些抽象系统的信任。

人的个性与特征具有多重性。韦伯指出,社会行动分为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传统行动、情感行动,这反映出人的自我建构与认同必须建立在多重性征的基础上。多种面向如情感的、道德的、契约的等等,必须统合于一体,并彼此协调与制衡,唯如此才能形成一个完整和平衡的自我。而一个成熟、和谐的社会应当是有利于社会个体“自我”的建构与认同的,也就是说有利于成就一个充实的、富有生机和力量的、自主自律的“自我”或“人格”。理想的的文化状态是“扬弃审美的、科学的、伦理的、幸福论的乃至宗教的各自独立的价值,旨在把这些要素整合到超越人类本性自然状态的发展中。”<sup>[2](P148)</sup>

人的本质体现为社会化的结果,人是社会之镜,社会的

\* 收稿日期:2010-03-21

各种样态可以从人的个体状态和反应中去探讨。在相互构造的过程中,人与社会形成了稳定的依赖性关系,除了大规模的失范状态之外,人与社会关系一般处于一种可调和的和谐状态。人可以正确地社会中建构自我,并自如地做出各种行动,长期的互构与磨合过程使得人可以安然地栖息于社会之网上。然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抽象化趋势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变化,还将深刻影响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以及个人对现代性的体验。当人们告别了传统的社群形式,以一种新的形式进行社会互动,必将会体验到转型过程中特有的矛盾、紧张和焦虑,甚至造成自我认同的危机。于是,抽象社会与个体之间存在一种短期内难以消除的矛盾与冲突,个体社会之间将长期保持一种既相互建构又相互斗争的关系。因此,现代人之所以不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容易保持一种自然、完整的自我,是与抽象社会的生成不无关联的。

## 二、个体在抽象社会中现代性体验的困境

(一)归属感的淡化。城市化进程把人们带进了陌生人社会,告别了守望相助的传统社区,而社会的抽象化使人们之间的互动更增添了一层非人格化的色彩。一方面,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范围扩大了,社会网络的密度也空前地增大,但另一方面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流于形式化、表面化和功利化。通讯技术和抽象制度的发展与扩张,使人们的交往更多地是利用技术工具和符号系统,人们不需要进行面对面的、全面地、深入地交往,只需和通讯产品和各类符号打交道,交往的性质更多地是一种目的理性行动,而不是价值理性行动或情感行动。也就是说,抽离化机制使人们的交往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和自由度大大增加,但是这也破坏了基于小范围的面对面互动的初级群体。初级群体的互动必须依托熟悉的特定情境,人和人之间所进行的是多重角色的、展现全部个性与人格的、富于感情的互动,而在抽象社会中这类互动在逐渐减少。这种形式化、表面化的社会互动让社会成员处于原子化状态,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并增加了现代人的焦虑感。

传统社会里对规范个体行为起到最大作用的是他人的始终在场性,与他人持久的共同相处的状态,是那种置身于他人中的毕生的、不可解除的归属感,以及对他人的敬畏感,那时个人的生存和行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他所在的初级群体<sup>[3](P148)</sup>。抽象社会中的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与自主,人们从那些较小范围的、联系密切的地方社会走出来,摆脱了传统的集体意识的束缚,同时也脱离了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生活共同体的庇护。他们把自己置于数量激增的各种不确定性面前,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为自己做决断。<sup>[3](P139)</sup>人们在抽象社会里不仅是能够,而且是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判断来作为行动的依据,而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可以按部就班地依照风俗习惯来安排行动。

人类在建立自我认同时,不再是像以往依赖于神秘世

界观里的权威崇拜,而是依赖一些普遍的抽象理念,如沟通的预设、论证程序、抽象的价值理念。现代社会的法律程序和道德规律,是越来越基于一些较为普遍的规则,而不是具体的特殊内容。同样在人格的发展层次,个人社会化过程所获得的认知能力和性格结构,是越来越不依靠个别具体的文化知识,而是建立于那些抽象普遍的理念之上。一方面,高度个体化的社会成员获得自身的独立性和自由是一种进步,但同时人们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个体越来越呈现出一个“披着外壳的自我”,也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经常被各种各样的孤独感所困扰。<sup>[3](P149)</sup>

抽象系统带来的原子化效应确实让现代人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获得是以放弃集体意识和生活的支点为代价的,“自由在此处是单纯负面性的——事实上他不知所措,没有任何确定无疑的内容,这种自由的状态是空虚、变化无常”<sup>[2](P403)</sup>。抽象系统的全球性渗透使得人们可以自由流动,“入乡随俗”慢慢变得不再重要,因为城市生活被置于标准化的功能结构之中,工作、消费和生活空间均可以被复制,进行“连锁式”扩张。人们到任何地方,大多可以投入熟悉的程式化生活方式,表面看来,这个社会“处处是家园”。但实际上,地方性的丧失容易造成归属感的消减,鲍曼指出现代性具有流动性,吉登斯也认为浸染于现代社会的个体有漂泊的感觉。

传统的知识和习俗是在人们的长期生活中沉淀下来的,是用以指导特定地方所有人生活的背景资料。这些知识和习俗规范了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动,掌控了生活的进程和节奏,帮助人们减少了各类选择和规划的活动。现代人经常面临各种选择和规划,所思考的问题涉及的时空范围更广、更长远,而且问题本身也更加具有综合性与复杂性,承担的风险也更大。这些都体现出了现代生活的反思性,怀疑是现代性的普遍特征,于是,自我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在多元化的权威中进行选择。<sup>[4](P18)</sup>吉登斯认为反思性是现代性的三大动力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的自我认同也就变得更加困难。抽象系统本身会在不断更新,因为专家系统的知识是不断创新和变化的。科技知识的创新动力使得人们的生活知识和体验不再需要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来获得,它们停留在人们思想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始终无法成为某个生活共同体的生活背景。现代社会越来越难以为人们建构一个熟悉和稳定的、共同的生活世界,人们的归属感和安全也就难以获得。

(二)生活意义的空洞化。抽象系统犹如一架自主运转的机器,它的存在来自于人类的创造,但却一步步远离人类的初衷与控制,抽空了人类社会原本丰富的道德和意义的成分,在逐渐销蚀人的主体性。齐美尔指出:“现代一方面使个性本身独立,给予它一种无与伦比的内在和外在活动自由;另一方面,它又赋予实际的生活内容一种同样无可比拟的客观性;在技术上、在各种组织中、在企业 and 职业内,事物自身的规律越来越取得统治地位,并摆脱了个别人身的色彩。”<sup>[5](P1)</sup>抽象社会的架构建立之后,就越来越物化为客观的自在体,有时变为压迫现代人的异己的力量。掌控

所有社会成员的力量未必就能体现人的本质需求和,现代人的生活不再是传统社会那样的自然和谐状态,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完全被抽象系统所主导。个体自我如今已被深深地“除能”(disempowerment)了,面对彻底理性化的社会秩序,人们产生了空前的无力感。<sup>[6](P29-30)</sup>

韦伯则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sup>[7](P148)</sup>。抽象社会逐渐丧失对个体指引价值与理想的能力,抽象系统虽然可以作为现代生活的信任框架,但是人们与专家系统的关系毕竟是匿名的和陌生的,这种信任是建立在纯粹的契约性、工具性关系中,而不是建立在情感性、道德性关系中,人们虽然已经被一个安全的保护茧所包裹,但是这种保护茧摆脱不了对立物的本质特征,并没有与“自我”血肉相连,因此获得了保护层不等于说就获得了心灵上的呵护和安宁。

抽象社会往往把个体当作计算和操作的对象,突出其社会成员及其关系在系统中的功能性和功利性,那么个体的情感体验和道德本质则容易遭到挤压。“一个巨大的由各种事物与力量构成的组织,割裂了所有的进步、灵性和价值,以便把它们主体形式转换成一种纯粹的物质生活的形式,而个体在这个组织里仅仅变成了一个齿轮。”<sup>[8](P197)</sup>标准化和定量计算意味着规范合理、确实可靠,但是它的无度蔓延不仅导致了超验价值体系的崩塌,而且也反过来掏空了人的经验感受的具体内容。正如弗洛姆所说:“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些数字和抽象观念,这些东西使我们丧失了任何一种具体的经验”<sup>[9](P104)</sup>。吉登斯指出,在现代性条件下,控制替代了道德,自我的投射不得不在一种有技术能力但道德上贫瘠的社会环境中被反思性地获得,个人将面对一种无意义感的威胁。<sup>[10](P236)</sup>

对专家系统的依赖使得人们的很多实践活动和生活经验被封存起来,生活技能的发现让位于专家的发明,丰富而深刻的生活体验让位于工具搜集的数据,对生活未来的开创让位于专家对未来的技术性拓殖。“对多数人而言,经验的封存意味着个体与事件和情境的直接接触变得稀少而肤浅,而这些事件和情境却能够把个体的生命历程与道德性及生命有限这样广泛的论题联结起来。”<sup>[10](P9)</sup>专家把生活环境还原为抽象制度和各类工具,人们所要做的只是签字付款和按动按钮,原本深沉而丰富的生命历程变得单一而肤浅,这就极大地缩小了人们对生活的想象空间。

### 三、缓解现代性体验困境

(一)共同体的建设。消除抽象社会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的根本路径之一是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形成集体信念和集体情感,能够给其成员带来深刻的、持续性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共同体的建构可以基于地缘关系,也可以加基于业缘关系,或者基于精神上的纽带。

涂尔干曾经设想依托于法人团体(职业群体)来进行共同体的建设,从而达成整个社会的团结。法人团体是指那些共同从事生产并共同进行沟通的人们所组织起来的独立的职业群体,他认为法人团体不仅仅与经济活动直接相关,而且可以承担组织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重任,从而在利益分殊和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里继续保持社会的团结。共处于同一法人团体的成员有共同的利益追求,有相似的思维习惯和心态,有着经常性的沟通与互动,容易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集体意识,从而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然而,事实上涂尔干关于法人团体的许多设想仍只具备理论上的合理性,把社会团结的基础全部寄托在法人团体身上显然是不现实的。首先,法人团体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组织,其根本目标是追逐利益,那么在组织管理方式、活动内容、互动性质等方面均有市场化和科层制的特征,它要求其成员必须保持“经济人”、“理性人”的特性。法人团体首要的是崇尚目的理性行动,以保证其能够存在下去,道德建设与社会团结最多是一种附带功能,并且这种附带功能经常会与经济行动发生矛盾冲突。其次,职业伦理只能对特定的职业生活产生影响,现代人的很多重要活动空间是在职业生活之外的,所以个体及其人格发展的环境要远远超出法人团体的范围。再次,法人团体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分殊的关系,法人团体的异质性使之在承担社会团结功能时要面临难以突破的障碍,很难真正成为“总体的社会组织”。

因此要多渠道地加强共同体的建设,各种社会群体中均有可能形成吉登斯所谓的“纯粹关系”。社会整合不等于用抽象系统把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建立某种联系,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社会分工的发达固然使社会成员相互依赖、彼此协调,从而产生了涂尔干所谓的“有机团结”,但事实上这种社会联系失却了道德意义和情感意义,更多的是一种理性交换意义上的彼此依赖。没有情感上、道德上的紧密联系,这种“有机团结”反而失去了传统社会“机械团结”的某些优势。

(二)生活世界的重建。生活世界可以视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意义、知识等背景资料,是共同生活的群体所共享和体验到的生活环境,它反映了共同生活的人们对生活意义的共同理解。生活世界是人们沟通的结果,也是人们沟通的基础,它可以促进社会秩序的建立,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对于个体而言,生活世界可以帮助人们建构其自身的角色,实现人格发展与自我认同。

抽象社会里的抽象系统渗透到社会的所有方面,必然会影响到生活世界的状态与功能,从而影响人的现代性体验。哈贝马斯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社会体制比较简单,经济、政治、法律皆以生活世界所提供的价值和意义为基础,与生活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系统。但是在现代社会,社会体制变得日益精巧、复杂和自主,逐渐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出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理性化”。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表现为结构的分化、形式与内容普遍化和抽象化等,市场原则和科层制渗透到人们生活

的各个层面,导致工具理性的泛滥,使生活世界受到金钱和权力的支配,这就是所谓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sup>[11](P208-244)</sup>因此,要重建生活世界就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体制对生活世界的侵蚀,恢复生活世界中的合理交往,设法保护人们赖以栖息的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自然状态。

在城市化浪潮中加强社区的建设,继续发挥地方性社会支持人们生活的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做的只是硬件设施的摆设或功能性机构的设立,更重要的是人们之间那种类似于传统社会里的亲密关系的建立,那种守望相助的生活空间的形成。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他所谓的“纯粹关系”主要存在于性、婚姻和朋友的领域中<sup>[10](P110)</sup>,而事实上纯粹关系不应局限于此,也不应当是“自由漂移”的,应当基于一个稳定的生活世界,现代人不应一直漂泊下去,应该有一个值得永远留恋的“家园”。

(三)沟通理性与生活政治的推行。生活世界是人们沟通的结果,也是人们沟通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意义是在人与人的交往和沟通中体现出来的,针对工具理性的泛滥,他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他主张现代人的困惑可以通过真正的沟通行为来加以解决,这是在没有外在和内在的压力与制约的条件下达到的相互理解,并由此而协调资源的利用。

在抽象社会中,整个社会的运作受到“非个人化”的规则支配,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都要受到这种规则的支配。如前所述,人们的互动与沟通均借助符号系统来进行,人们交往的目的和方式均受到理性化抽象系统的影响,那么哈贝马斯所谓的沟通理性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这种“非个人化”的规则排斥全面的、平等的对话和沟通,实际上皆由背后的专家系统所掌控,权力格局日益僵化。因此,若要消除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缓解抽象体制对具体个人的压制,在社会的运作中导入沟通行动是非常必要的。全面的、平等的沟通,加强了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自觉反思和独立选择,每个人可以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而不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和制约。

吉登斯的“生活政治”概念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概念在终极目标是相通的,在他看来,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一种生活决策的政治,它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也就是

说,民主可以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反思与自主权。在生活方式、制度设计、社区建设与管理等方面争取更大的话语权,要摆脱对专家系统与抽象体制的成瘾性、全面性的依赖,努力消除普通民众与技术官僚之间的隔阂,加强更广泛的沟通。因此,现代抽象社会,既是程序社会、理性社会,也是文明社会和民主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现代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与这些程序技术打交道,并运用各种策略调整、发展、甚至彻底改造这些技术,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现代的陌生人能在文明、自律和抽象化、普遍化的范畴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自由实践。<sup>[1](P23)</sup>生活政治关心个体进行生活决策和作出选择的自主性,所以说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它可以把解决抽象社会与社会个体之间的矛盾具体化到政策制定和实际操作的层面上。

#### 参考文献:

- [1] 李猛.论抽象社会[J].社会学研究,1999(1).
- [2] [德]齐奥尔格·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 [3] [德]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与社会[M].翟三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4] 李强.现代性中的社会与个人[J].社会,2000(6).
- [5] [德]齐奥尔格·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 [6] 王小章.现代性自我如何可能:齐美尔与韦伯的比较[J].社会学研究,2004(5).
- [7]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 [8] [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 [9] 张凤阳.技术理性与现代人的经验方式[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
- [10]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 [11] [德]尤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M].洪佩郁,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陈伟)

## Modernity Experience Dilemma in Abstract Society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HUANG Jian

(School of Law & Politics, 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48, China)

**Abstract:** The rationality and abstraction trend of society has brought about regular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of society, and also caused the aliena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This abnormal relationship has trapped individuals in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experience, which includes at least the fading of sense of belonging and the lack of meaning of life. The strengthening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rebuilding of life world, emphasizing communicational rationality and advocating of life politics will be of great help for relieving individuals' modernity experience dilemma.

**Key words:** abstract society; modernity experience; dilemma; relief